

萬 有 文 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 雲 五 主 編

四 騎 士

(上)

伊 巴 泉 茲 著

李 青 厓 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譯者的序

這部小說，是我在九年前頭，花了四五個月的光陰譯完的，而到今年，我又另外花了三個月的光陰，徹底再譯過一回；因此在旁觀者的心目中，總以為譯者對於第一次的譯本，初譯本，有甚麼很不滿意的地方，所以就有這種類乎在事實上表示懺悔的舉動。這種揣度誠然是對的，可是譯者的懺悔的對象，旁觀者似乎不大會充分地曉得。

因為我的懺悔的對象，是現在文壇上很少有人屑於注意的「字句簡潔」的問題，所以換句話說，我這次再譯啓示錄的四騎士的動機，是由於初譯本的字句不令我本人滿意。

根據個人的筆記，初譯本的工作，起於民國十四年十月下旬——成於十五年六月初旬，其間因過年一次，躲避軍事行動兩次，約共停止五六十天——那時候，我正譯完弗羅貝爾的波華荔夫人，對於譯書正主張逐字對譯，並且主張在可能範圍之內，務求譯文的字句的位置構造，應和原文

的字句的位置構造相近，以爲如此纔可以使讀者領略原書的風格，所以當時不僅於字眼的挑選和句子的冗長生硬不甚注意，並且希望由這種新的努力，漸漸造成一種由原文和譯文的並立而成的新的白話來；所以充其努力之所至，於是波華蕩夫人裏面，竟有了五六十字以上的長句子！這種觀念，當時縱然也有許多朋友贊成，但是到現在想起來，真不免叫我有點兒感到了毛戴的意味。

初譯本既然是在我當時那種主張之下完成的，當然同樣也免不了那種可以「原譯並列」式的長句子，所以今年，我趁了萬有文庫第二集徵求伊巴臬茲這部小說的漢文譯本的機會，仍舊拿海墨爾（G. Herelle）的法文譯本，毅然根據這四五年個人由譯書和創作的新經驗，徹底變更九年前頭的譯書主張，再來譯過一回，並且更正了初譯本的幾個錯誤，完成了這個再譯本。

這兩個譯本的字句上的根本不同之處，就是初譯本的字句固然可以入目，但是不能全部上口，而其中可以上口的一部分，又不能通通入耳；至於再譯本，大概有十之八九是可以入耳的，當然更不會有不能入目和不能上口的弊病。到了這裏，所以我們不妨對於字句簡潔，下一個有層次的結論：字句的第一步的品格，是要人看過去立刻有明白竟易的感覺，第二步的品格，是要人唸過去

立刻有明白曉暢的感覺，第三步的品格，是要人聽過去立刻有明白曉暢的感覺。簡而言之，就是入目，上口，入耳三件事都能做到，纔算是合得字句簡潔的條件，而一段一篇以至於一部書的明白曉暢，在基本上也全賴乎此了。然而要了然於這三層境界，卻非實地經驗不可。歐洲人在友誼聚會的時候，每每全體靜聽一個人唸劇本或者小說，來消磨一點半點鐘的飯後光陰，要是被選的作品，連字句都沒有達到上口和入耳的境界，又怎樣會有人肯唸和有人肯聽呢！

這段自白的話，是否能够名實相符，不妨付之讀者的審度。現在我暫時只舉出一兩個例來。譬如海壘爾法譯本第二十面第十五行起，有這樣一句：

Jules, descendu sur un remorqueur que les ondulations de la mer faisaient dancier, se trouva en bas du transatlantique,.....

這句第一個攝入我們眼簾裏的字，就是「Jules」這個人名，第二個字是「descendu」這個和上列人名相配合的過去分詞，這種次序上先後給我們的連想，是因這個人名而及這個人名的動作；又如第五個字，是「remorqueur」這個物名，第六個字「que」，是這個物名的資格接續代名詞，

而次序上先後給我們的連想，是因這個物名而及這個物名的代名詞：這種先先後後的位置，於讀者的心理上幫助甚強。再以文法上的眼光去看，則由第二個字起至第十三字「lancer」止，組成一個形式比較複雜的形容性子句，來形容第一個字，而第十四十五兩個字纔是第一個字的主要動詞。這算是有心理上的和文法上的兩種組織——當然文法是由心理而取得體系的——然而要想把漢文的這兩種組織同時都和法文的，用一樣的形式並列出來，當然是無法可想的，或者竟可以說是「不必想這種可笑的方法」。所以初譯本那種主張不變原文風格的譯法，每每遷就文法上的近似的並列式組織，而丟開心理那一層不談，例如初譯本第二十二面對於上列一句的譯文是：

「身在那受着海波搖盪的小輪船中的舒爾，正朝着郵船仰視……」

這樣的譯文，和原文的風格可以說是近似的，和原文的文法上的組織也是近似的，但是這句話的第一個字的「身」，直要看到，唸到或者聽到第十六十七兩個字，纔曉得這「身」是屬於舒爾的，並且同時還要明白曉暢於第三個至第十五個字所成的那個子句——幸而這子句不過比較複雜——纔曉得「舒爾」的「身」究竟在那裏；以後纔又曉得「正朝着郵船仰視」這個意譯的

動作的主人是誰，原文風格和原文文法上的組織，這樣誠然都沒有多大走漏，可是讀者的思維，在這裏總要多轉折幾回，纔能夠有明白曉暢的感覺，而尤其是在唸的和聽的！因為在這裏，我忽略了心理。至於那子句，也有心理上的問題，譬如原文，「remorqueur」一字在先，而「que」一字在後，換句話說，名詞在先，代名詞在後，所以一望即能了然；而漢譯中的「小輪船」和「的」，牠們的先後剛好顛倒過來，幸而這裏的「的」字上頭，只頂着「受着海波搖盪」六個字，所以儘管也忽略了心理，還不很感累贅，否則讀者的思維更得多轉折幾回。因此我在再譯本中力求易於上口和入耳，在第二十面第四行把這句改成：

「許爾跳上了一隻被海波動盪的小輪船，擡頭再向郵船仰視……」

這樣，至少可以叫讀者的思維，省卻了一半的轉折。

又如法譯本第一百十六面，第二五行起，有這樣一句：

Réunies par l'agréable bruit des armes et par l'aigre odeur du sang, ces divinités, qu'on croyait défuntes, allaient reparaitre au milieu des hommes

這一句的文法上的和心理上的諸點，爲免除讀者的枯燥感覺起見，暫時不必去談；我們只須看看初譯本第一百三十六面的譯文罷。當時，我要在可能範圍之內保存法譯本的風格，譯作：

「這些被兵器的鏗鏘和血肉的腥惡所喚醒，而我們久以爲死了的神道，將在人叢中重行出現。」

以組織而論，法譯本這句話的組織，的確只是一句，初譯本的譯文也的確只是一句，然而字數竟有三十七個了，這就是因爲「神道」的形容詞，有「這些被兵器……所喚醒」和「而我們久以爲死了」這樣兩個子句。所以在再譯本的第一百二十一面第三行起，改成：

「這些古神，已被兵器的鏗鏘悅耳之音和血液的腥惡刺鼻之臭弄醒，所以大眾以爲他們久已因餒而死，而現在又將要在人叢之中出現了。」

這樣，把一句話拆成三句，字數儘管比初譯本將近多到一倍，然而明白曉暢得多。

以上所舉的，雖然只有兩個例，但是這樣性質的修正，只須拿初再兩種譯本互相比較一兩章，已經可以看見是不在少數了；將來有旁的機會再來多舉幾個。不過我還得附帶聲明，初譯本之不叫我滿意者，完全是個人的見解起了變化，所以贊成歐化語體文的，不妨仍舊去看初譯本；或者這

兩個譯本轉有「相得益彰」之趣！

再譯的動機和實際，到這裏也說得够明白曉暢了，現在，我再來談一談我個人對於這部小說的內容上的一點感想。

我之曉得這部小說，最初是從周作人先生的隨筆裏見到的，那時候，大概是民國十一二年，也正是我醉心於暢讀新興作家的歐戰小說時代；可是我不懂西班牙文，所以只得去找英文或法文的譯本。後來先得到了海壘爾（G. Hérille）的法文譯本第四十三版本，直到十五年春間，纔得到了卓爾丹女士（Ch. Brewster Jordan）的英文譯本第一百四十六版本，當時在長沙購買西洋書籍之不便，真是令人發笑的。海壘爾的法譯本（以下簡稱海本）和卓爾丹的英譯本（以下簡稱卓本）異點很多：海本分十二章，卓本分十六章；海本共三百七十四面，面各二十八行，卓本共四百八百二十面，面各三十五行。就理論上而論，當然應當是卓本完全而海本簡略，因此似乎卓本可以包括海本；然而實際上並不如此：這兩本的詳略是互相出入的，並且同樣一個情節，有時候海本用作者的口吻敘述，而卓本卻用小說中人物的口吻敘述；有時候或者彼此竟又恰巧反過來。本來

我們根據海堡爾的聲明，已經曉得海本是得了伊巴臬茲的同意加過一番修飾和刪削的，卓爾丹雖沒有甚麼聲明，而她的譯本在事實上卻有較海本轉爲簡略之處，可見得她對於原書或者大概至少也有所刪削，不過沒有海本那樣多而已。這樣，兩氏之本可見均非伊巴臬茲的原書的本來面目，而且等到我明白了這種種的時候，已經根據海本譯了大半，所以爽性專以海本爲根據，這是初譯時候的情形。

至於再譯時候，我還仍舊專據海本，也另有一番理由。

伊巴臬茲之著作這部小說，在公曆一千九百十六年，那時候，正是歐洲人極感大戰痛苦的初期時代，尤其是弱小民族中的眼光遠大之士，無不看到非急起自衛之不能自存，而當時西班牙的政治懦弱和實力萎靡，殆爲無可諱言的事，且地理上和經濟上之位置，又都在大戰旋渦的最近之區；因此伊巴臬茲就抓住了這個因自衛而死戰的法蘭西的民族做題材，引用了啓示錄上那段關乎四騎士的預言，來喚醒國人對於戰禍的記憶力。我們想想罷，馬爾塞爾在少壯時代既已受過臨難苟免的「心刑」，晚年雖竟擁有千萬家資，然而遇着那種國破家亡之禍急在眉睫的時候，他自

己的兒子，又是一個年富力強的男兒，可是因為國籍不同以致這兒子對於法國並不必負擔「血稅」的義務，人生而有這種遺憾，難道是可以贖的嗎！作者於是創造了一個因救國自救的關係而剪斷情絲的瑪爾葛荔德，去激動許爾的從軍救國的決心，以解救馬爾塞爾的痛苦，結果這三個人的連帶動作，就組成了那部鉅麗文學作品的四騎士的核心了。作者意匠的最妙處所，就是許爾剛好是一個由法蘭西和西班牙兩個民族的血液結合而成的男兒，這就是作者始終不肯丟開自己的祖國和自己的民族的明證，這就是作者故意創造這個由法西兩民族的混血勇士來激起國人自衛心的明證。這也就是作者的民族意識。

然而伊巴臬茲是個西班牙人，海壘爾是個法蘭西人，海壘爾之譯這部小說，也正是想來激起法蘭西民族加緊自衛的工作，可是我們細讀卓爾丹女士的英譯本，纔曉得這位西班牙名作家，不僅把許爾完全寫成一個西班牙少年，而且連這位年過半百的富翁馬爾塞爾也過度地加以西班牙化。旁的例不必多舉，即如關於這兩父子的大名，卓譯本大概全根據原本，所以小台諾乙的大名，不作「Jules 許爾」而作「Julio 巨里涅」，老台諾乙的大名，不作「Marcel 馬爾塞爾」而作

「Marcelo 馬爾塞洛」有時或竟稱他做「Don Marcelo」，於是這個法國富翁竟化為西班牙的貴族了。這都可以窺見作者原本對於書中主要人物所加西班牙化的程度，並非沒有明證的；當然，這些「筆頭兒」從一個富於民族意識的作家手裏，畫進了另一個富於民族意識的譯者眼裏，是可以被認為不妥的，或者至少是被認為效率不充分的。此外，卓本裏的瑪爾葛蒞德，在前期較海本裏的風流得多，當然，這於民族意識也是沒有益處的。所以海曼爾就在得了伊巴臬茲的同意之後，加了種種的修飾和刪削，於是書裏面的民族意識，就更充分地增強了。

我之仍取海本再譯一回，為的正是這個原故。

倘若今後有人取卓本或者西班牙文原本——尤其是西班牙文原本——譯成漢文，我預料定有許多讀者，贊成我對於這部小說的這點兒感想。

民國二十四年七月在江灣寫成——李青崖。

附 錄

卓本章目表及其內容異於海本之簡單說明。

第一卷——共五章

第一章 約會——在普赦寺公園裏（此章內容與海本第一章無大出入。）

第二章 生陶爾麻大略伽（此章內容即海本第二章的上半，至兩家分析遺產爲止。）

第三章 台諾乙的家庭（此章即海本第二章的下半；末加洛里葉夫婦決裂之經過。）

第四章 柏林來的表兄（此章內容與海本第三章大致相等。）

第五章 四騎士之自來（此章內容與海本第四章大致相等。）

第二卷——共六章

第一章 馬爾塞洛的羨慕（此章內容即海本第五章的上半，至老婦人送子從軍爲止。）

第二章 新的生活（此章內容即海本第五章的下半之半，把海萊娜的生活移入下章首。）

第三章 退避之中（此章內容，即海本第五章最後的四分之一及其第六章全章。）

第四章 顯靈洞天之畔（此章內容與海本第七章相同。）

第五章 侵入的現象（此章內容，爲海本第八章全章及其第九章的最前數則。）

第六章 紅十字旗（此章內容與海本第九章大致相同，惟移去首數則。）

第三卷

第一章 馬崙之役以後（此章與下章，分海本第十章爲二，且記敘的先後亦不甚一致。）

第二章 在畫室裏（說明見上章。）

第三章 對壘（此章內容與海本第十一章大致相同。）

第四章 誰也殺不了他（此章內容爲海本第十二章的大半，至巨里渥凶耗之來爲止。）

第五章 叢葬之所（此章內容爲海本第十二章所餘的部分。）

目錄

譯序

第一章	從卜諾司艾司到巴黎	一
第二章	台諾乙的家世	三七
第三章	柏林來的表兄	七九
第四章	四騎士之發現地點	一〇九
第五章	臬兀和紊亂	一三七
第六章	退避中	一八三
第七章	顯靈洞天之畔	二〇七
第八章	敵人的侵入	二三五

第九章 退避……………二八五

第十章 馬崙之役以後……………三一三

第十一章 對壘……………三三七

第十二章 國殤……………三七一

四騎士 (註二)

第一章 從卜諾司艾司到巴黎

許爾台諾乙於一千九百十四年七月七日，從南美洲阿根廷國的京城卜諾司艾司那地方起程回巴黎了，他坐的是德國漢堡公司的郵船弗雷德里克大王號。本來在巴黎市裏星宿區那一帶的四海一家式的沙龍裏面，他被人稱做「性靈畫師」，然而他在探戈舞裏姿態巧妙的著名，卻遠在乎他的畫法的老練和顏色的絢爛之上。

郵船離了岸之後，船上的人都完全安靜了。本來在墨西哥，白種人和雜種人互相屠殺，於是就叫大眾不相信人類是一種被和平氣象消去好鬪本能的動物了。但是在這行星上的其餘地方，各種民族仍然顯出一種可做榜樣的蘊藉態度。即以大西洋洋面以論，這班旅客們的國籍各自都很

不同，然而卻組成了一個小世界，彷彿是未來文明的一個斷片，特地被人送給現代當貨樣看的，彷彿是那種無國界亦無種界的理想社會的一個雛形。

船上的音樂隊，素來每逢星期日，必奏馬丁路德的讚美歌，誰知某一天早上，卻用最意外的黎明鼓吹，驚醒了頭等艙裏的旅客。許爾台諾乙擦了擦自己的眼睛，以為自己還在夢境的錯覺裏。那陣德國式的金革之音，在各處的過道中，在各處的甲板上，吼出馬賽曲了。伺候艙室的侍者，看見這位少年旅客的驚訝，就一面微笑一面向他說明這件怪事。原來這天正是七月十四日，而所有的德國郵船，在習慣上若是遇着那些給牠們供給客貨的國家的國慶日子，向來也照德國的盛節一樣舉行慶典。就是那小的共和國，也看得見德國郵船爲牠的光榮懸旗。船長們都小心翼翼地完成這種由旗幟和歷史紀念日組成的宗教式的禮節。並且這也是一種散心的事，既可以替旅客們在長途之中消閑，又可以替日耳曼民族做宣傳之用。

這隊樂師，叫滿船都聽見一陣活躍的，熱烈的，而節奏又不準確的馬賽曲的時候，那些起得最早的人就都議論這件陡然而來的事了。